

地 下 室 手 記

著 基 期 夫 退 斯 妥

譯 非 靈 洪



地下室手記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圖書室



叢譯著名學文界世

地 下 室 手 記

著 基 斯 夫 退 斯 妥

譯 菲 靈 洪

海 上

版 出 局 書 風 湖

號 四 三 七 路 浦 七 址 地

1 9 3 1

序 小 者 作

這幾乎不待說，書中的作者和手記都是想像中的人物。雖然是這樣，但在那樣情景之下，像作者那樣的人物一定是可以存在的。故此，我曾想努力把這個代表尚未過去的時代人物而在現在看來是特殊的個性，寫得格外動人。在『手記』上題着『地下室』這可以表現出他自己和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同時可以說明怎樣創造出他的性格；那樣的性格是我們俄羅斯人誰都具有一些的。在『手記』的意義上，是使他寫出生平所經歷的事情顯出更為確實些。

上部

地下室

一

我病了。我是這樣的情緒。我知道我的肝部有些毛病，我頭痛得連什麼都不想。但究竟我是得了什麼病呢，我是不知道的。雖然對於醫生和藥方我都很敬重，但我却不能夠吃藥。我敬重醫藥是到了極端迷信的地步呢。雖然像我這樣受了教育的人物，本不該有這樣的迷信，但我却是極端的迷信啊。

而且，因為脾氣不好的緣故，我並不願意專心去求醫治。我想你們大概不會明白這裏面的道理吧？不，我想你們一定不會明白的。我自己呢，自然是明白的。但我要正確地告訴你這裏面是些什麼理由，可是不容易的啊！我只知道我是不願意觸犯醫生之怒，我不願意告訴醫生說我是不能夠接受他們的醫治的。而且，我不是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嗎，我知道我自己是最壞的敵人，沒有誰會這樣壞來對待我自己的了。雖然是這樣說，但假使我真的不求醫治，那麼我知道我自己和我的壞脾氣一定會變得更壞了。我的肝部如果不好好地調治，牠亦一定會變得更糟呢。

我像這樣地生活着已經很久了，——滿了二十年。我現在是四十歲，曾經做過一個文官。但現在已是退職了。而且在那時，我也只能算是一個很壞的文官呢。那時，我最高興去觸犯人家之怒。但却不至於貪財受賄，雖然在我那時的地位上，要那樣做是很容易的。這在你們或者只見得滑稽，在我却是不願意一筆抹殺啦。我會經把他記下來，相信有機會著述的時候會寫得清楚些。但我是不至于改易一個字母

的，雖然直至現在，當我已經曉得我只是在演着一個丑角的時候。

無論什麼時候，人們到我的辦公樓旁邊來問我一些消息或者旁的事情的時候，我老是朝着他們磨着我的牙齒。當我感覺到已經觸犯了他們的尊嚴的時候，便不禁高興起來。我的目的沒有達到的，可說是很少。人們，大部份都是懦怯的生物，

——我們知道，這類人物都是到處求人憐愛的。但在這些蠢物中，却有了一個是例外。他是一個官吏呢。他很使我不能夠忍耐，因為他絕對不肯向我低首，而且帶着劍，踏着步，發出一種可憎的噼啪的聲音來。經過一年半之久，我們不斷地爲着那枝劍吵鬧着。但結果是我得了勝利，我使他不敢再把那貴重的劍弄出噼啪的聲音來了。這些事情都是在我年輕的時候發生的。

你們可願意知道我的不好的脾氣是向誰發的呢？我沒有向誰發，即使我是在最憤怒的時候，亦帶着羞恥地感覺到其實並不是壞脾氣，並且亦未曾受到什麼觸犯。我不過在咆哮着要嚇跑麻鵠，並使我自己感到有趣。我的口裏雖然浮上泡沫，

但只須和人形玩物玩一玩，或者喝一杯甜茶，即刻便會安靜起來了。是的，我時常會一下子變得安靜的，——雖然往後，我會咬着我的牙齒，並使連月忍受不眠的痛苦。我的脾氣時常是這樣的。

經過了好久，我把我自己看成一個壞脾氣的人物。這只是一種惡意，而且是自己欺騙自己的。事實上，我不過是和那些到我的辦公室來拜訪者和那位官吏開開玩笑，同時在那樣的時候，卻沒有方法使我不發脾氣呢。每天，我都發見了一些不好的氣質，在我的內部蜂擁着，而且知道這些，便在我將來快要死了的時候，還會繼續地在蜂擁着的。這些壞的氣質總要顯露出來，我總是竭力地在阻止着。我總是想把這樣壞脾氣消除于無形，不願意讓牠們顯露出來，使我感到無限痛苦，甚至憎厭——啊，是怎樣的憎厭啊！……我這樣說，會使你們，紳士們，感覺到我是在懺悔着——似乎是在求你們來原諒我嗎？我想你們一定是這樣想的吧？可是，對不住，我可以這樣說，你們的意見是怎樣，我是絲毫也不注意的啊。

不！我並不是真的壞脾氣。事實上是這樣的，我從不曾成功了一種什麼東西——不管是慈善的心腸，或者兇惡的，一個棍徒或者一個聖人，一個英雄或者一個兒子。我只能夠蹲伏在我的洞穴裏，儘在動氣的，無益的回憶中困惱着。我想像我這樣一個能幹的人物，到頭來一點事情都不能夠做。只有一個蠢物才肯變成我這個樣子啊。是的，我對我自己說，一個十九世紀的人物是受了倫理上的束縛的。他只能夠成功一個滑頭的人物。如果要成爲一個有品格有作爲的人物，是要受到許多的壓迫和限制的。這便是爲什麼，我受了四十年的重壓。在我的生命的瞬間虛度了四十年，而這四十年是人的一生的全時間啊。最老的歲數不應當超過四十年。要是年歲超過四十年地再活下去，似乎便是無廉恥，卑鄙和不道德的了。誰願意活得更長久些？告訴我，——真摯地，衷心地告訴我。好，我將告訴你誰願意活得更長久些。只有蠢物和棍徒。我對住全世界的老人們來說的，——對住可敬的老人，銀頭髮的老人，有名譽的老人來說的。是的，我對住全世界來說話。我有權利來這樣說，因

爲我自己亦快要活到六十歲，或者七十歲，甚至八十歲了！……等一會。給我一點點時間來恢復我的呼吸啊……

或者你們會以爲我是在和你們開玩笑的？如果你們是這樣想，那便是錯了。我並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一樣開心的人物。同時，如果你們覺得受了我的愚弄而激怒（我想你們是這樣的惱怒了。）你們一定會來追究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我應當告訴你們，我是一個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我曾經因爲吃飯的緣故（僅是吃飯的緣故）爲國家服務了一個時期。但後來，因爲一個遠親死了，遺下六千盧布來給我，我便退職了，住在現在你們所曉得的這樣一個洞穴裏。從前，我亦曾經住在這樣的地方，但從退職以後，這樣的洞穴，便算是最適宜於我居住的地方了。這是一間惡劣的，破碎的房子，位置是在城外的近郊。在這裏面有一個女僕人，她是一個耳聾，性情峻急，身上發出臭味的村婦。他們告訴我，聖·彼得堡的氣候對於我是有害的，而且站在我的落拓的情形上來說，再在這樣的首都住下去，很明顯地是太浪費

了。不錯，這一切我都知道。我比世界上最聰明，最有經驗的國會議員的領袖還要更知道這些。但我仍然在聖·彼得堡住下來，並且沒有離開的意思。不，我要繼續地住下去……啊！住下去或者離開有什麼了不得的分別呢！

順便問一句，所有的被敬重的人物衝口而出的是那些說話呢？答案——說着他們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亦願意來說一說我自己的事情啊。

二

我願意告訴你，紳士們（不管你們願意聽，不願意聽），爲什麼我甚至連一個棍徒也做不成功。我嚴肅地向你們宣訴，我時常希望我成功一個棍徒，但不曾達到我的目標。我向你，紳士們，發誓，情感太豐富是一種真正的病症——真正的，憂愁的病症。因爲人類日常所需要的情感達到一定限度已經夠足。在我們可憐的十九世紀中，餉使更加不幸而又是住在聖·彼得堡的一般受過教育的人物，或者可以說，只要有人類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情感，便已經夠足了。（聖·彼得堡是這樣一個吸引人的，罪惡的城市，在這地球上面。在他們的心理學的解釋上，可以說是複雜。亦可以說是簡單呢。）總而言之，這樣稀少的情感落在那班所謂偉大的人們，

大有所作為的人們中，是足夠了的。現在，我敢和你們打賭，你們一定以為我這樣寫着只是在鼓弄唇舌，或者專來向着偉大的人們開玩笑？或者你們會想這只是一種不好的玩意兒，像那位官吏所做的一樣在使我的劍嘴咄地響着？可是，老實告訴你們，紳士們，誰個願意去誇張着自己的弱點，同時更用這些弱點來開人家的玩笑呢？

但我又何嘗不可以這樣做呢？大家都在這樣做。大家都在為着他們的弱點而驕傲，我呢，或者比大家還要更加利害些。讓我們不要再爭辯下去吧。這或者是我善于辭令的緣故。但我仍然要這樣說，不但情感太過豐富是不好的，而且不論那一類的情感都是一種病症。這是一點都沒有疑問的。這時候，讓我們把這個問題做一個結束吧。告訴我，為什麼時常地而且在同樣瞬間地當我得到機會更進一步來欣賞那『偉大和美麗』（用一用曾經時髦過的名詞）時，我便發覺出無論在認識上，在行動上，完全與衆不同呢？當我更深刻地認識什麼是善良，什麼構成『偉大和美麗』的

時候，我便更深地沉入泥汗之中，並且更加決心沉淪呢。但這裏面最奇異之點，是上面所說的這種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我的永久的，經常的狀態。因此，既不能說是弱點，也不能說是罪惡。漸漸地我對這樣的墮落，只好聽其自然了。真的，我幾乎可以這樣說，我完全相信事情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可以說是我的經常的狀態了。開始的時候，我可因為和我的弱點作戰受了可怕的苦痛，因為我不能相信人們和我所處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但我仍然把這樣的事實秘密起來，因為那時我是覺得害羞的，而且現在亦還是覺得害羞的，——是的，我不得不對着那樣的事情害羞。我常是經驗着一種神秘的，反常的，鄙賤的歡悅，當我回憶起在聖·彼得堡的不義的歡宴，放蕩的行爲的時候。但已經做過的事情，不能使之變成沒有做過的啊。衷心地，秘密地，我舐着我的嘴唇去回憶着那樣的歡宴。我沉入回憶中，在咀嚼着，尋味着那些往事，從悲苦的滋味轉到一種下賤的，該被咀咒的甜蜜，然後再轉到一種實在的，真確的快樂的感情。是的，我說，快樂的感情，快樂的感情。我

一定要這樣說。我時常對住我自己說，這同樣的快樂，別的人們，不曉得是否同我一樣感覺到。第一，讓我先來向你們解釋，這裏面的快樂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那是在於一種卑辱的自覺——感覺到自己已經沉淪到極深層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是鄙賤的，絕對不能改易，亦不能有旁的什麼希望，要我變成第二種人物亦不成功了。即使我還有充分的信仰和精力去變成第二種人物，我亦不願意那樣做，因為即使那樣做，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益處啊。這裏面還有一層最重要的理由便是每一個人都感覺他的生命的行程是受了一種經常的，基本的感情所支配，同時可以說，還有一種情性在支配着。每一個人都不願意去改變着他的生命的行程，不管這個改變是怎樣容易，也好。這樣，便可以推論到一個鄙漢因為太受感情支配的緣故，即使他已認清楚他自己是個鄙漢，他還是留戀着他的鄙漢的生活，不願意改變了。……好，無論如何，已經說夠了。你們可明白我所說的全部嗎？你們能夠向我解釋我的快樂是怎樣構成的嗎？不，你們是不能解釋的。因此，只好讓我自己來解釋了。我將尋根

究底來加以說明，現在我是拿着筆在寫着了。

我是極端自覺的。沒有駝背者，侏儒，比起我來更會向憤恨和惱怒低頭的。有些時候，人家在我的臉上打了一拳，我會覺得歡喜起來呢！是的，我很嚴肅地在說，我能夠在被打了一拳當中得到極大的歡樂——這樣的歡樂，是在于我感到絕望（因為人在絕望中才能發覺出他的最光榮的瞬間，特別是陷入一種欲進不得，欲退不能的狀態中的時候。）是的，被打了一拳，沒有別的，僅是被打了一拳，便能夠使人自覺起來了。不幸的是，我雖然憎惡着這樣的情景，但我仍然被認為觸犯人怒的人物。更可恥的事情是我被目為犯罪，事實上並沒有做出犯罪的事情來。我所以觸了霉頭，只是因為我一任本性來做我的事情的緣故吧。第一，我時常犯了罪過，在那一類我感得比旁的人們還要高明些的事情上。這便是我時常觸到的霉頭了。你們可相信嗎？有時，我亦覺得難過。我全部都曉得了，在我的全生涯上，我考察人們，甯願只看他們的表面，不願意看他們的內部啊。第二，我所以犯罪的緣故，像

是只因為我具着高貴的靈魂，這樣的靈魂除使我感受了一些自覺的痛苦而外，一些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出來。我不能夠用那樣高貴的靈魂做出任何事情來。因為我無論怎樣厭制着本性，但本性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即使完全被忽視了，但凌辱依然還是凌辱的。因此，我難道應當變得這樣器量狹小來和每一個觸犯了我的人們嘔氣麼？老實說，對這些人們我實在沒有方法來加以報復，因為我既不能決定要做些什麼，便連在腦子裏計劃一下亦是做不到的。為什麼我會這樣沒主見呢？在這個題目上，我想說一兩句話。